

白芝荣：在 359 旅的难忘岁月

口述：白芝荣 记录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凌晴 摄影：今日女报/凤凰网记者 吴小兵

人物档案

白芝荣
性别：女
出生年月：1925年11月12日
抗战经历：1942年，三五九旅；1955年，复员；1965年，离休。



扫一扫，听抗战女兵讲过去的故事

“花篮的花儿香，
听我来唱一唱，唱一
呀唱……”

陕西省绥德县，这个地名你不一定熟悉。但是，这首歌，你看到歌词的第一眼定会忍不住哼唱起来。

今年90岁的白芝荣，一生随丈夫南征北战到过许多地方，真正让她在晚年能回忆最多的地方还是生她养她的故乡——绥德，也就是创造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的三五九旅的司令部驻地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时间节点，今日女报/凤凰网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，在白芝荣老人面前，聆听抗日战争史的跫跫足音。

忍饥挨饿， 离家投奔了八路军

“一把镢头一把枪，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。”

1941年春，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遵照党的指示，6个团的11958人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，分批浩浩荡荡地从绥德警备区开进了南泥湾。

1940年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国民党却调动几十万大军，分五路封锁陕甘宁边区，企图“困死、饿死”八路军。穿衣吃饭，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，成了边区政府最大的难题，怎么办？毛泽东说：“饿死呢，解散呢，还是自己动手呢？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，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，还是自己动手吧——这就是我们的回答。”

三五九旅，便成了“开拓者”的代名词。

1925年，我出生在陕北的绥德县的农村，在家里排行老大，下面还有弟弟、妹妹，从小就一边帮着母亲做家务，一边照看着弟妹。因为家中人口多，十分贫穷，经常吃不饱。

14岁那年，离县城二十里地外的我们村，听到来自县城方向的轰炸声。听说绥德县被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，投下来的炸弹炸死了不少人，还炸毁了不少街道、房屋。

世道一天比一天乱，饥饿常常伴随着我度过一天又一天，直到我17岁那年。

那是1942年，我从村里来到绥德县城，报名参加了八路军。当时，最直接的生活变化就是，我终于摆脱了半饥半饱的困境，也为弟弟妹妹们省下了一口口粮。

当时，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抗日根据地。这个被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承认的边区，成了领导八路军、新四军抗战的中心。而位于延安东北的绥德，同样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。

1942年，未满18岁的我，在组织的介绍下，与时年25岁的向厚圃同志结为夫妻。向厚圃同志是1935年参加红军的老战士，那段时间

在三五九旅717团供给处、河口分店等岗位上任职。

我们结婚是王旅长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）批的。我们在陕北的窑洞中，完成了人生大事。

我记得，当时正值盛夏7月，我们没坐轿子，没吹唢呐，就摆了桌饭菜请战友们吃了顿饭，就表示正式结婚了。

七十多年前的“百货商店”品种丰富

也许你想象不到，在七十多年前的陕北地区，早已开创性地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经济改革开放的尝试。

1941年到1944年间，三五九旅除了在南泥湾地区开展大生产运动，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牛羊满川、麦浪起伏的陕北江南外，还发展多种经营，自办工厂、合作社，大到军工机械，小到棉布火柴都是自己造的。肥皂是“大光”牌的，自造的“马兰纸”可以写钢笔字，自制的纽扣有锡、铜、木三种，牙刷、牙粉没有一个是进口的。

当时，不仅物资和经费达到自给，更是形成了以农为主，工、商并举的发展方式。

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“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”的伟大号召，三五九旅开荒屯田，发展大生产。当时，旅里的口号是“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线之外”，上自旅首长，下至炊事员、饲养员一律参加生产。据我所知，717团的团长、参谋长等领导，平时都要拿着镢头去种地、搞生产的。

除此之外，部队还大力发展多种经营，开商店，做生意。

我的先生向厚圃在财务方面是把好手，他会写字、会记账，能文能武。最早，他是在三五九旅717团供给处担任出纳员，领导见他很有经济头脑，就把他调到经营布匹丝绸和日杂百货的河口商店，先后在河口分店担任营业员、副主任，在河口总店担任出纳股长，后来又调到延安土产总公司固临县土产分公司当出纳股长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在绥德，我们部队经营的商店里，大衣、被子等日杂百货品种很多，基

本上用到的生活用品都能买到。

不仅如此，老百姓们都各尽所能，竭尽全力，积极参与到生产建设中来。为了配合三五九旅，老百姓出粮出物出力，手把手教战士纺线、打铁、缝补衣服，在旅部开设的木工厂、铁工厂、油厂、酒厂、造纸厂、骡马店、百货商店、理发馆、合作社中，献技献策。三五九旅拥政爱民，军民鱼水深情成为边区根据地的表率。

孩子们都懂“革命纪律”

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，有首《纺车谣》：“小小的那个纺车呀吱扭扭地转，摇起了那个纺车纺线线。别看这纺车小呀，力量大无边。边区闹生产，打碎了敌人封锁线。”

当时，国民政府严禁往“匪区”贩运洋纱，“违者与通匪同罪”。为了解决穿衣问题，根据地很快掀起了纺纱热潮，上到中央领导、下至普通家属，每人都承担了一定的纺纱任务。可以说，在陕北窑洞里奏响的一曲纺车奏鸣曲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。

响应旅部号召，我们女同志要全体参加生产。向厚圃领了一台小纺车回家，每天领着棉花回家，我来纺纱。

1943年，我们的女儿出生了。因为孩子嗷嗷待哺，所以我每天纺纱的量比不上别人，一天的产量大概是二两。上级还会表扬先进，我们听说，有的纺纱能手每天能纺出近十两，我们都要向她们学习。

每天，向厚圃白天工作繁忙，夜晚回到家里，都帮着我打打下手，同我一起缠线。嗡嗡的声响，摇动的车轮，旋转的锭子……我们夫妻俩一同生产劳动。这样的场景一直在我脑海中。

除了纺纱之外，我们家属还常常做鞋。我来部队之前，从没做过，一开始学的时候不得要领，纳帮子老纳不好，后来做得多，慢慢就熟练起来了。

在那之后，我还在延安上过一段时间家属学校。当时一大批女同志聚集在一起，生产

与学习相结合。我被分在二班，王震的爱人分在一班。班上教员、医生等各个职业的都有，大家一起，一边加紧文化学习，一边锻炼生产技能。

当时，我带着两岁大的女儿，住的是土窑洞。我们大后方有一个风气，就是十分重视革命接班人。平常，大人吃大锅饭，粗粮粗面，孩子们不跟我们一起吃，他们吃的都是小锅饭，喝得上红枣稀饭之类的精粮，能够享受格外的优待。当时我们家和王震家三个小孩，共用一个伙房。

部队对孩子们的教育也非常重视。八路军部队纪律严明，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随时牢记心头，战士们从不跟老百姓要一针一线，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。

这些纪律观念，都潜移默化地根植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。不管什么时候，老百姓给吃的，孩子们都不会接受。有一次，一位老乡看着我女儿可爱，抓了一把枣儿要塞给她，她双手赶紧往外推，嘴里说着“我不要，我不要”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的先生向厚圃参加过黑山阻击战、平津战役、宜昌战役、进军大西南战役，以及解放重庆等，后来跟随部队转战湘西剿匪……最后我们扎根湖南，在东湖干休所安度晚年。

记者手记 >>

白芝荣告诉我，她这一生都忘不了在陕北窑洞中，纺车嗡嗡的响声，忘不了先生向厚圃同自己对坐纺车边纺纱缠线的场景。那是一段忙碌、充实而幸福的岁月。

如果把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、热闹非凡的南泥湾垦荒比作一支高亢的交响乐，那么，这小小的纺车只是其中的一个强音符；然而，流逝的岁月如大江东去，但我们透过纺车，仿佛又听到那支雄壮的交响乐下的一丝甜蜜尾音。

抗战时期那段特殊的陕北岁月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，然而小纺车所记载着的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、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，仍然是我们前进途中所必须的精神动力。

（感谢湖南省军区东湖离职老干部休养所提供采访帮助）



鸣谢
湖南湘村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赞助支持